へ 16
2697
15

世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
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弈棋進退取與攻劫殺舍在我者也　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
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
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暇博弈之足耽　左氏傳伍舉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班固漢書述曰
媚茲一人日旰忘食　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
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　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　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
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　熊虎猶猛故以譬武龍鳳五彩故以喻文尚書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學子尚郊蘇武答李陵書曰其子學人皆如鳳如龍
百行兼苞文武並騖　孝經鉤命決曰引興輸顯學登百行　博選良才旌簡髦俊　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　設
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　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科條也　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
也　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　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
史籍勳在盟府　左氏傳宮之奇曰虢叔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　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
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　邯鄲淳藝經曰棊局

縱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弈矣周禮曰三公自袞冕而下鄭玄曰袞龍九章衣也東都賦曰修袞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始有金石之樂廣雅曰貿易也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顔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猗頓已見賈誼過秦論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文選卷五十二

文選卷五十三

論三

嵇叔夜養生論一首

李蕭遠運命論一首

陸士衡辯亡論上下二首

陸士衡五等諸侯論一首

劉孝標辯命論一首

論

養生論嵇喜爲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爲神仙禀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養生經黄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不然者皆夭耳此

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
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廣雅曰較明也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
所能致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老子曰道法自然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
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限節護之可至千歲而世皆不精故莫
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
漢書曰上問左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周易曰渙汗其大號終朝未餐則囂
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終朝謂從旦至食時囂然飢意也禮記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古瞑字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夜分而聞有鼓
新聲者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漢書劉向曰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
刷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僅劣也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淮南子曰荊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高漸離宋如意為擊筑而歌於
易水之上荊軻瞋目裂髮皆植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
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之世偏有一

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
誣也種曰稼言種穀於湯之世值七年之旱終歸是死而得一溉之者則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養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說文曰溉灌之也而
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
養生要彭祖曰憂恚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傷人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
者也國語子餘謂秦伯曰使能成嘉穀君之力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
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故修性以保
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
和平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文曰泊無為也禮記曰樂行而血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
表裏俱濟也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為壽而已矣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
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氾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音鄔侯切一曰謂區隴而種非漫田也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
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

豆令人重榆令人瞑經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淡榆則瞑不欲覺也合歡蠲
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神農本草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離了
不相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也毛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名醫別錄曰萱草今之鹿葱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餘兩切
常世所識也養生要曰大蒜多食葷辛害目又神農曰豬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豘肉損人與豬同說文曰蒜葷菜也薰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蝨
山乙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抱朴子曰今頭蝨著人皆稍變而白身蝨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漸本草名醫云麝香
形似麞常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腳剔去着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乃勝殺取頸處險而癭於井齒居晉
而黃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癭謂人居於山險樹木擁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癭齒黃未詳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
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
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方言曰延年長也故神農曰上藥
養命中藥養性者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曰
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
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周禮鄭玄注曰五穀

麻黍稷麥豆也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漢書曰五藏六府周禮曰凡齊事鬻鹽
以待戒令鄭玄曰鬻鹽謂練治之鬻今之煮字也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廣雅曰悖亂也思慮銷其
精神哀樂殃其平粹文子曰人之性欲平又曰真人純粹應劭漢書注曰粹淳也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
非一塗左氏傳子產曰蕞爾小國杜預注曰蕞爾小貌也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
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勌以致乏絕素問黃帝
曰有病心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病漢書杜欽上疏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也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
夭於眾難莊子曰終天年不中道夭者是智之盛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方言曰悼哀也笑悼謂笑
其不善養生而又哀其促齡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
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莊子曰藏乎無端之紀中智以下謂之自然
穀梁傳荀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眾
險於未兆老子曰未兆易謀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
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桓侯不信後疾迴扁鵲扁鵲逃之桓侯遂死史記曰扁鵲療簡子東過齊

見桓侯東皆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無齊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午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為舛錯韋昭曰魏無桓侯臣瓚曰魏桓侯新序曰扁鵲見晉桓侯然此桓侯竟不知何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
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
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
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
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古犬澮古外而泄之以尾閭尚書曰濬畎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
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深之亦入海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燋在東大
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燋盡故名沃燋欲坐望顯報者
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
後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荀息曰夫人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子曰五尺大犬為豫
說文曰隴西謂犬子為猶顏師古以為人將行犬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聞人聲乃猶豫緣
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心戰於內物誘其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

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
可知延叔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耳枕音尤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老子道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王逸楚辭
注曰無聲曰靜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
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
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
靜泰少私寡欲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
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
非貪而後抑也國語單襄公曰厚味實腊毒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慎子
曰夫德清微而不見聽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莊子曰外物不可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感不信受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曰虛其心
則純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莊子曰聖人不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人不思慮
不預謀也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河上公曰抱守也守一
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

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河上公曰大順者天理沉理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醴酒也晞以朝陽綏以五絃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無為自得體妙心玄莊子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之也孰能得無為哉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郭象曰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莊子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者也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聲類曰恕人心度物也史記曰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

一撰隋經籍志注云梁有養生論三卷嵇康撰亡然則康所著全書已散佚乃僅存此篇耳〔齒居晉而黃〕埤雅云世云啖棗令人齒黃齒居晉而黃食此故也爾雅翼云晉人尤好食棗蓋安邑千株棗比千戶侯其人習之懷袖食無時久之齒皆黃此說可補李注之闕

運命論一首

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興亡之名應鑠以次相代宋均曰運錄運也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下之命也

李蕭遠 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illegible]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春秋河圖揆命篇曰蒼羲農黃三陽翼天德聖明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介紹介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為玄同論語比考讖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呴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能之也呴鳴之怒若聖人怒則天辟亡矣湯起放桀時蓋此祥也明與鳴古字通羣龍見而聖人用易曰見羣龍无首吉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毛萇傳曰阿衡伊尹也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于周西伯六韜曰文王卜曰史扁為卜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之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張良受

參章云李周翰謂自以遊於羣雄至莫之逆也善本無此一段今按善注引漢書云云似不應無或漢書一條係後人補註

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曰讀此爲劉帝師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漢書曰張良以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爲他人言皆不省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漢書張良乃說項梁立韓成爲韓王而漢書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春秋考異郵曰稽之籙圖參於泰古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摯鳥陵春秋命歷序曰文王受丹書呂尚佐昌發春秋保乾圖曰漢之一師爲張良生韓之陂漢以興春秋感精記曰西秦東闕謀襄鄭伯晉戎同心遮之殺谷反呼老人百里子與語之不知泣血何益蹇叔曰格量度之也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禮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爲之生賢智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爲之出雲也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詩大雅文也箋云申申伯甫甫侯也毛萇傳曰翰幹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史記曰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匱乃櫝而藏之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於道而嚮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奔于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于以贖罪棄子出于褒是爲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爲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漦仕淄切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左氏傳曰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魯人召之後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遂使爲豎有寵長而爲政田於蒲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孫不食卒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河洛謂河圖洛書也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衰以武功而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及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也七九六八即十世數也杜預注曰郟鄏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言自成王至于厲王凡有八世即應七而衰也毛詩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二霸之後禮樂陵遲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至于二霸之卒凡有九世即應九而衰也

再讀仲尼非子有也蘇子瞻韓文公廟碑變化此段文意卻自出現奇

毛詩序曰禮義陵遲男女淫奔也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自二霸之卒至于景王凡有六世即應六而謀也尚書大傳曰周人之敎以文上敎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曰文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悃誠也靈景周之末王也辯詐之僞成於七國言文薄既弊詐僞乃成也七國謂韓魏齊趙燕楚秦也自景王至于七國凡有八世即應八而謀也酷烈之極積於亡秦言詐僞既成故加之以酷烈也解嘲曰呂刑靡弊秦法酷烈也文章之貴棄於漢祖漢書曰陸賈爲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也仲長子昌言曰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家語冉有曰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通又曰顏回字子淵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又曰冉求字子有以政事著名性多謙退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史記曰甚哉魯之衰也洙泗之間誾誾如也桓子新論曰遏絕其端其命在天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韓康伯周易注曰顏子夫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法言曰睎驥之馬亦驥之乘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顏嘗睎夫子矣李軌曰希望也言顏回嘗望孔子也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言小人之失在溺故孔孟所不能援也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爲司寇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遂行適衛衛靈公置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恐獲罪去衛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史記曰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楚國安得世世土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史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弟子曰可以速行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周易曰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也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蠻謂蔡楚也毛詩曰蠢爾蠻荊夏謂宋衛也公謂魯侯也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辱於季氏見辱於陽虎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史記曰伯魚生伋字子思劉熙孟子注曰體者四支股肱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國語叔向曰引黨以封已韋昭曰封厚也魏志高柔上疏曰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

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家語曰小子夏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咨問國政焉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於是天子亦疏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原楚賢臣也被讒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喻揚雄反騷曰欽弔楚之湘纍音義曰屈原赴湘故曰湘纍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漢書孫寶曰道不可詘身詘何傷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則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管子曰水有大小出之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之曰川出於地而不流命曰淵水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無公無私水之德也禮記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曰土潤謂塗溼也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正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其濁無不雩途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寀式甚切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呂氏春秋曰古人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上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小雅曰迕逆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史記曰商君說秦孝公曰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前監不遠覆車繼軌毛詩曰殷鑒不遠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家語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司馬遷書曰下流多謗議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蒼頡篇曰算計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西京賦曰不徼自遇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為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蘧蒢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仰伏也鄭玄毛詩箋曰蘧蒢觀人顏色而為辭故不能俯又曰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意

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淳于髡曰鄒忌其應我若響之應聲也以闚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毛詩曰棄予如遺鄭玄曰如人遺忘忽然不省存也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得與亡孰病也家語子貢曰與其俱失二者孰賢鄭玄儀禮注曰賢猶勝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杜預左氏傳注曰冒貪也脉脉然自以為得矣爾雅曰脉相視也郭璞曰脉脉相視貌也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尸子曰我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史記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死牧之野蓋知伍子胥之屬屬音燭鏤力俱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左傳曰吳將伐齊越子帥其屬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杜預曰改姓為王孫欲以辟吳禍屬鏤劍名也左傳曰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蓋識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漢書曰汲黯為東海大守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又曰上以張湯為懷詐面欺使使簿責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焉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蓋筭蕭望之跋蒲末躓竹利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毛詩曰狼跋其胡載躓其尾漢書曰成帝立丞相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不食在道病死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辭杜預注曰諸侯之臣曰陪臣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闃其門也漢書曰拜王莽為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為大司馬揚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家語曰原憲宋人字子思清約守節貧而樂道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桓子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乎史策毀譽流于千載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廣雅曰灼明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齎嬴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

之貨畢陳矣孔叢子孔子歌曰市車命駕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菑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司也褰裳而涉汝潁陽之邱則天下之祿如雲矣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公羊傳曰莊公會諸侯盟于柯曹子曰願請汝陽之田如雲言多也椎直追紒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漢書曰尉也椎結服虔曰椎音椎今兵士椎頭結張揖上林賦注曰紒髮眞後垂也紒卽髻字也子〻正文引此而為髻字漢書曰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又枝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毛萇詩傳曰京邱也鄭玄曰庾露積穀也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余璠煩之珍可觀矣爾雅曰扱衽曰擷廣雅曰扱插也並初洽切淮南子曰鍾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許愼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貨將以璵璠斂杜預曰璵璠美玉也夫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已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呂氏春秋曰比事之本必理身嗇其大寶高誘曰嗇愛也寶身也風驚塵起散而不止風驚塵起喻愚積而釁生塵散而不止喻釁生而不滅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生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手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疏分榮辱之客主哉言弃寶之倫禍敗若此而乃明曰以為寄見身名親疏之理妙分榮辱客主之義哉言惑之甚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

仁何以正人曰義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冒貪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胡革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爾雅曰權與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禍則取輕權福則取重呂氏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孫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故君子舍彼取此言舍欲利而取仁義也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言君子之性語默出處雖從其時而中心常不改其操似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鄭玄論語注曰北極謂之北辰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尚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馬融曰璇璣渾天儀可轉旋鄭玄曰轉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莊子曰軸不運而輪致千里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毛詩大雅文也毛萇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也言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辯亡論上下二首

孫盛曰陸機著辯亡論辯吳之所以亡也

辯亡論上

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姦臣謂董卓也答賓戲曰王塗蕪穢周失其御法言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禍基京畿毒
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答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劇秦美新曰皇綱弛而未袁尚書傳曰紊亂也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矣
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廣雅曰駭起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又魏祖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吳武烈皇帝
慷慨下國電發荆南吳志曰漢以孫堅爲長沙太守董卓專權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北至南陽
衆數萬人楚辭曰雷動電發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公羊傳曰權者反於經而後有善者也威稜則夷羿震盪
達朗兵交則醜虜授馘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夷羿收之以
爲己相杜預曰夷氏也羿善射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詩曰仍執醜虜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也遂掃清宗祊補盲蒸禋皇祖毛詩曰祝
祭于祊毛萇傳曰祊廟門內之祭也爾雅曰冬祭曰蒸尚書孔氏傳曰精意以享謂之禋皇祖謂漢祖也吳書曰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于時雲興之將
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哮吁交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毛詩曰進厥武臣闞如虓
虎尚書武王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雖兵以義合同盟勠力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亳國語曰勠力一心賈逵曰勠力并力

也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於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又衆仲曰夫州吁阻兵而
安忍杜預曰阻恃也又君子曰吏佚所謂無怙亂也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言出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今則不然各恃兵怙亂而出師無律也稔
寇言喪其威權令賓熟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氏傳萇弘曰毛其必亡是昆吾稔之日杜預曰稔熟也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
者也漢書武帝詔曰躬秉武節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
曰長沙桓王言桓王挺英逸之才命世不出也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招攬遺老與之述業聊兵東驅奮寡犯
衆常異後漢書闓忠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
外底旨定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尚書曰震澤底定飭法脩師則威
德翕赫周易曰先王明罰勅法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吳志曰策以彭城張昭爲謀主班固漢書曰班伯諸所賓禮皆
名豪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吳志曰策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彼二君子皆弘
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
盖多士矣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
始大比于諸華又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春秋合誠圖曰誅鉏民害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

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楫爲輿馬以巨海爲夷庚臧榮緒晉書曰司徒曰議曰夷庚夷庚未入乘輿旋節然夷庚者藏車之所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闚紫闥

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而視後漢書陳蕃上疏曰羣凶側目禍不旋踵

用集我大皇帝吳志曰權薨謚曰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因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國語樊穆仲對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諮於故實史記曰宣王即位修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室

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乎塗巷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謝承後漢書曰鄧遐不應州郡旌命

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文子曰羣臣輻湊張儀曰如衆輻之集轂也毛詩曰其會如林

於是張昭爲師傅吳志曰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作股肱吳志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爲武威將軍南郡太守餘並已見三國名臣頌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尚書曰命汝予翼作股肱心膂

甘寧淩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拜西陵太守又曰淩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曰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也領江夏太守盪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illegible]太守又曰朱桓字休穆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illegible]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啟策乞以爲嗣爲左大司馬右軍帥

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illegible]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幼平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尚書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諸葛瑾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張昭長子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爲濡須督奮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爲討虜將軍召騭爲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爲丞相誨育門生手不釋卷蔡邕陳太邱碑曰紆綬金紫光國垂勳

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吳志曰顧雍代孫劭爲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稱尊號拜爲少府遷太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權拜裨將軍亮即位遷揚州牧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慎淮南子注曰幹彊也

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虞翻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虞翻性不協俗數犯顏諫爭又曰陸績字公紀吳郡人也孫權統事辟爲奏曹掾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權拜議郎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吳錄曰張惇字叔方吳郡人也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以爲車騎將軍出補海昏令毛詩曰出入諷議

奉使則趙咨沈珩衡以敏達延譽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

乎術曰不嫌也曰何以知曰信時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翰盟自有備豫 術數則吳

文帝善之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

範趙達以禨祥協德 韋昭漢書注曰歷數占術也吳志曰吳範字文德會稽人也以修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又曰趙達河南人也修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忱字林曰禨祆祥也居衣切天文志曰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如淳曰呂氏春秋曰荊人鬼而越人禨今之巫祝禱祀之比也晉灼曰禨音珠璣之璣

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 吳志曰董襲字元世會稽人也為偏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散走遠舸乞使襲出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喪

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 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為功曹志在補察尚所見聞夕不待旦又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輿權為吳王基為大司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左氏傳士季謂晉侯曰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

謀無遺諝舉不失策 廣雅曰諝智也思與切東觀漢記曾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

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 爭衡謂角其輕重也漢書公孫獲曰吳楚之王西與天子爭衡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

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 漢書晁錯曰戰勝之威民氣百倍

浮鄧塞去之舟下漢陰之眾 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曰浮酈道元水經注曰鄧塞者即鄧城東北小山也先後因之以為鄧塞漢陰漢水之南也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過漢陰

羽檝萬計龍躍順流 羽檝言疾也

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 包咸

[illegible]衡輈也戎車武為故以連衡喻之也

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 毛萇詩傳曰水涯曰滸

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 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破退

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 左氏傳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

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 吳志曰孫權襲殺關羽取荊州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遂乃伐吳吳將陸遜大破先主軍遂棄船還魚復改縣曰永安先主殂于永安宮吳志曰備升馬鞍山陸遜從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馬鞍山在西陵之西

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 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數千人

蓬籠之戰子輪不返 魏志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至皖討吳吳將韓當逆兵遊霸與戰于逢龍楚辭曰登逢龍而下隕兮王逸曰逢龍山名也公羊傳曰晉敗秦于殽匹馬隻輪無反者

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女六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 左氏傳曰隱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又曰鄭伯乞盟請服

遂躋天號鼎跱而立 方言曰躋登也漢書蒯通說韓信曰今為足下之計莫若三分天下鼎跱而立其勢莫敢先動

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 王逸楚辭注曰屠裂也

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群蠻之表 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

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 八代三皇

五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蒐閱也蒐與搜古字通三王夏殷周也 告類上帝共揖羣后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也尚書曰班瑞于羣后 虎臣毅卒循江而守 毛詩曰進厥虎臣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 長棘勁鎩望飈而奮 爾雅曰棘戟也說文曰鎩鈹有鐔也亦曰長刃矛刃之類也山列切 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 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使臣盡規又曰內史過曰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 化協殊裔風衍遐圻 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一圻方千里圻界也言風教及遠 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 左氏傳曰晉人使子員對鄭使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預曰一介獨使也 巨象逸駿擾於外閑 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鄭玄曰每廄為一閑 明珠瑋寶耀於內府 周禮曰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 珍貴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 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 揚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軒之使班固漢書述曰戎車七征衝輣閑閑字略作輣樓也音義曰輣兵車名也蒲萌切 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 漢書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度也 大皇既沒幼主涖朝 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立為太子權薨即尊號 姦回肆虐景皇聿興 尚書曰崇信姦回吳志曰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亮廢孫綝使宗正孫楷迎休即位薨謚曰景帝毛萇詩傳曰聿遂也 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 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也 降及歸命之初

吳志曰孫皓降晉晉賜號歸命侯 典刑未滅故老猶存 毛詩曰尚有典刑又曰召彼故老 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 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荊州牧又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為左丞相凱上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諸大夫在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諤諤盡規已見上文 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 吳志曰施績字公緒遷將軍督樂鄉城事持法不傾拜右大司馬吳錄曰范慎字孝敬廣陵人也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孫皓以為太尉 丁奉離斐以武毅稱 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亮即位為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 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 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吳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當為三公卒如夢焉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楚國先賢傳曰宗遷光祿勳遂至三公 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 吳志曰樓玄字承先沛郡人也孫皓用玄為宮下鎮禁中候主殿中事又曰賀邵字興伯會稽人也皓時為中書令漢官解故曰機事所總號令攸發 元首雖病股肱猶存 尚書大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 黔首已見過秦論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是之時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助此之謂瓦解又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也 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 歷命歷數天命也王師謂晉師也言躡其運數而發也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向揚州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

卒散於陣民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過秦論曰楚師深入鴻門曾無藩籬之難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墨子曰公輸班爲雲梯必取宋史記曰晉智伯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宋人乃懼遂與楚平史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爲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陋浹辰之間而楚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浹相隰切干寶晉紀曰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石頭吳王孫皓面縛輿櫬降于濬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襄陽記曰張悌字巨先襄陽人晉伐吳悌逆之吳軍大敗諸葛靚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牽之悌垂涕曰今日是我死日也靚遂放之爲晉軍所殺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向時謂太康之役也曩日謂昔日之曹劉也戰守之道抑有前符符猶法也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廣雅曰貿易也說文曰詭變也詭與恑同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辯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奄交廣毛萇詩傳曰奄覆也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淮南子曰僞之生飾智以驚愚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周易曰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曰權剋荊州將吏悉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床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此二人卿州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爲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無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爲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咨之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吳志陸機爲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部乃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江表傳曰曹公入荊州周瑜夜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今以實較之不過十五六萬軍已久疲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曰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便前發孤當增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周瑜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說之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

變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變為左將軍變遣子廞入質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吳志曰張昭為軍師權每出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得如此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慚君然猶不能已諸葛瑾事未詳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吳志曰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為太重孤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為之爾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屏氣跼局蹐脊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淩統之孤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吳志曰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療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者賜千金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病大瘳為下赦令群臣畢賀後更增篤自親臨視淩統卒權為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吳志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不負子瑜也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又曰肆陳也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言其規略宏遠不安茲小國也方言曰厭安也故百官苟

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群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苦簟如也賈逵國語注曰謂告也言何以告天下也劉兆穀梁傳注曰慊不足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粗古粗字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杜預左氏傳注曰齒列也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地方幾萬里杜預左氏傳注曰幾音基近也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韋昭國語注曰沃肥美也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或曰吳蜀脣齒之國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漢書項梁曰田假與國之王也如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

士衡欲譔祖父之有功於吳故著辨亡二論上篇爲國說下篇爲家乘

過千夫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濫切漢書曰自尋陽浮江舳艫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拖處也艫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絶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蛇鬪以首尾救故鋭師百萬而無所施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戰國策曰公輸班爲攻宋機械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國語太子晉曰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道其氣韋昭曰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藪澤也疏通也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漢書鼂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左氏傳子魚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我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羣蠻國語晉公子曰量資幣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雲翔言衆也戰國策頓子說秦王曰今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拔然此雲翔與戰國策異不以文害意也懸旍江介築壘遵渚毛詩曰鴻飛遵渚毛萇傳曰遵循也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東坑在西陵步闡城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城在東坑上而當闡城之北其迹並存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踠於遠跡待

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鋭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降晉陸抗聞之日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勑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内以圍闡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胤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僖二十八年晉侯敗楚師於城濮還師歸國獻俘授馘杜預曰獻楚俘於廟俘即囚也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言少有虞度之事也陸公歿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蒼頡篇曰駭驚也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吳志曰孫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攻殺廣州都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曩日向時皆謂曹劉之世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詩大雅文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周易革卦之辭也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大玄經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趙岐孟子注曰天時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周易坎卦之辭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險 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 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而顛覆所參則惑矣 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攻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巳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 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眄之義授圖于黎元也 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蔪蔪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故爲黍離之詩

潘按顧炎武日知錄曰陸機辨亡論其稱晉軍上篇謂之王師下篇謂之強寇此古文未正之隱

此篇當合晉元首六代柳宗元封建之論參看

文選卷五十四

五等諸侯論 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諸侯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乃作此論

陸士衡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 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 創制垂基思隆後葉 典引曰膺命以創制論語比考讖曰以俟後聖垂基也 然而經畧不同長世異術 左氏傳楚芋尹無宇曰天子有經略古之制也又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聞長世 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 漢書曰周爵五等盖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爲郡縣蕩滅前聖苗裔靡有子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略萬國燮定三代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 得失成敗備在典謨 書序曰典謨訓誥 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 廣雅曰曠遠也 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 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 尚書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疏之宜 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裁與財古字通 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 宋昌曰漢所謂磐石之宗也 宗庶

雜梧而定維城之業（毛詩曰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大方法也呂氏春秋曰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知其爲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已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周易兌卦之辭也）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愛而不用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鄭玄儀禮注曰饗勸樂之也）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鄭玄曰大人諸侯之謂也）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也）上之子愛於是乎生（禮記曰子庶民則百姓勸鄭玄曰子猶愛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禮記曰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漢書宣帝曰漢家本以霸王道雜之）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綱自䌷（目綱目也以喻諸侯天綱以喻王室也營布居也老子曰天綱恢恢疏而不失呂氏春秋曰一引其綱萬目皆張廣雅曰䌷通也）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四體亦喻諸侯心膂亦喻王室也尚書穆王曰作股肱心膂）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禮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漢書武帝策詔曰屬統垂業廢興何如）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言法不可常愿故期在於必薄道不可常明故有時而或闇以喻盛衰興廢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慤也左氏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杜預曰涼薄也）故世及之制弊於强禦（言諸侯世及而盛强其弊在於强禦而難制也毛詩曰曾是强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言封建諭禮而爲厚下害其漏在於末大而本析也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不折尾大不掉杜預曰折者折其本也）侵弱之釁遘自三季（言諸侯秉權而王室侵弱斯乃遘自三季也班固異姓諸侯王表序曰秦患周之敗以爲四夷交侵以弱見奪于是削去五等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陵夷之禍終於七雄（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東京賦曰七雄並爭）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夏后之鑒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曰爾惟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傳曰目所親見法之文明之也）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春秋元命

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物禮物也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
者呂氏春秋曰等步畝封畛所以一之也小雅曰封畛界彊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二王謂夏殷也經世已見
李蕭遠運命論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
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家語孔子曰文武之祀無乃殄乎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
其少禍毛詩曰經始靈臺吳越春秋曰大夫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非謂侯伯無
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
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王居于㬥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又叔向語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加之以恭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新序曰及
定王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班固漢書序曰後嗣承序以廣親親皇統幽而不輟神
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東京賦曰總皇統之見替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
敗之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史記曰商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悅懲周之
失自矜其得言懲周以弱見奪自矜以力滅周也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弱下之術前王所棄
秦以為是故翦之昧焉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賈逵

國語注曰尋用也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害國語曰晉國有慶未嘗不怡史記范雎曰主憂臣辱雖速亡
趨亂不必一道毛萇詩傳曰速召也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仆也沛拔也漢書曰漢
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也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毛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知陵夷
之可患闇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左氏傳鄭石㚟謂子囊曰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又
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國之令主十有餘世左氏傳治區夫曰為發令主爾雅曰令善也然片言勤王諸侯
必應左氏傳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公羊傳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
然矜之者何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故強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左氏
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
下也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敢號澤哉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
為屯長行至蘄西大澤鄉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
之禍豈在曩日曩日謂上崩之禍也漢矯秦枉大啓侯王班固漢書表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毛詩
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東京賦曰規模踰溢尚書曰舊典時式故賈生憂其危晁錯

竊其亂漢書賈誼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晁錯曰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不如此宗廟不安也是以諸
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阻恃也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
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漢書賈誼曰大抵强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强則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
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盧綰亡入匈奴故不數之漢書曰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
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皇祖高祖也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
擊之布走高祖躬為流矢所中道病史記曰荊王劉賈者不知何屬高祖立賈為荊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荊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為布軍所殺漢書曰賈稱從兄而機以為皇祖蓋別有所見杜
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黥徒群盜所邪而反何也然黥當爲黔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袁
盎為太常使吳吳王聞盎來知其欲說矣而讓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矯枉
過其正已見上文周易曰利用建侯行師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漢書曰呂產呂
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合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氏崩大臣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群臣
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
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

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五侯已見鮑明
遠數詩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為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光武中興纂隆皇
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尚書曰卿
士有一於身家必喪僅及數世姦軌充斥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曰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卒有彊
臣專朝則天下風靡彊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世從俗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一夫縱衡則城池自夷
豈不危哉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縱㕘音衡古橫字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
者三子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
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又曰初甘昭公有寵于惠
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太叔帶也又曰王子朝
賓起有寵于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漢書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放
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為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頹叔桃子實起也王命論曰闇于天位爾雅曰于求也三子子頹叔帶子朝也嗣王委其九鼎凶族
據其天邑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鉦征鼙震於閫宇鋒鏑

流乎絳闕。傳玄西都賦曰魏魏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毛詩曰覃及鬼方毛萇曰覃延也方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惠王即位衛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見虢叔曰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杜預曰叔帶襄王同母弟也豈若二漢階闥擾而四海已沸。階闥擾謂王莽也孼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孼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遂廢少帝為弘農王遠惟王莽簒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左氏傳遠啟彊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之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聖主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漢書曰燕齊之閒萬士瞋目而扼腕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漢書張博書曰公卿變節史記王歜謂燕將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兖州刺史馥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漢書曰翟義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干子皙將納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恭王有寵子國有奧主呂氏春秋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弒之禍。范曄後漢書曰卓聞劉岱等兵起乃鴆殺弘農王文子曰用兵有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漢書曰莽聞翟義兵起乃拜王邑為虎牙將軍以擊義破之於是莽白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為一體也今或為今非昏王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長率連屬咸述其職。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謂之述職述職者述其所職也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左氏傳宋子魚曰又用諸淫昏之鬼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尚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

治民安已受其利故曰爲已郡縣之長爲利圖物物能利已乃始圖之故云爲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修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鄭玄禮記注曰情實也銳猶疾也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安民譽遲不若侵之以利已鄭玄論語注曰憚難也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進取名遂故損實事以求之列子曰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已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說文曰嬰繞也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尚書曰若考作室子乃弗肯堂矧肯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使其竝賢居治則功有厚薄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者譬猶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而愚處亂則過有深淺言秦漢同立郡縣而修短異斯者譬猶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八代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異於雜亡各觀文立義也崔寔政論曰今既不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

蓋賢而愚合五等郡縣言之注失其意

羅按六臣犯其弱綱陳與郊云六臣當以燕王臧荼韓王信故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盧綰爲正淫引賈誼之書既已誤七而爲八且又去二而成五稽之六數頗闕一臣况乎廢貫高之不封而不預陳豨韓王𩝐盧綰之入虜而乃遺韓信亡胡反始臧荼豈容獨置文殊實陸何必參同

辯命論并序

劉璠梁典曰峻字孝標辯命論蓋以自喻云

劉孝標 孝標植根淄右流寓魏庭自履艱危僅至江左負材矜能自謂坐致雲霄豈圖遂延十稔而榮嘶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也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輅兄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之塗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也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莊子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天旨謂天子意也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郭璞曰孫子荊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抱朴子曰敦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邈今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

之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
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
歟史記曰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
焉獨公明而已哉左氏傳楚子文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又曰縉
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
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夭閼烏曷紛綸莫知其辯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
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
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爲人也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
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
而莫之夭閼者司馬彪曰天折閼止也言無有折止使
不通者也[illegible]書曰紛綸藏雜鄭玄儀禮注曰辯別也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范曄
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語注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
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操
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
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蚤夭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
竟以壽終此其大彰
敝著也余甚惑焉至於鶡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
人所召七略鶡冠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鶡爲冠故曰鶡冠禮記孔子曰儒者蓬戶甕牖論
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音義曰石顯方鼎貴又子
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
左傳閔馬父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譊讙咋異端斯起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
譏訶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
義穀常譊譊讙咋裴松之曰譊音奴
交切讙音許袁切咋音祖格切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

未詳其本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
玄作致命由己之論言吉凶由己故曰論其流嘗試言之曰夫道生
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老子曰人道汜兮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
功成而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之主王弼
曰萬物皆得道而生管子曰萬物以生萬物
以成命之曰道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
皆得不知所以得莊子曰孔子觀於呂梁見一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
不知吾所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固謂
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
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
其力周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韓康伯曰爻以鼓動效天下之動也莊子肩吾謂
連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爲事也引曰況浮變錯庶
類混
成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老子曰亭之毒之蓋之覆之王弼曰
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左氏傳呂
相曰芟夷我農功虔
劉我邊陲杜預曰殺也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漢非其悅墜之淵泉鱗屬也昇
之霄漢羽族也言兼
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淮南子曰烏魚皆生於陰屬於陽故魚游於水鳥
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蕩乎大乎萬寶
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莊子曰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
勃然動萬物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
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
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
乃比於狂又曰吾變其形而不化
以待盡也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

五十四之七

也呂氏春秋曰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鮑台之論命曰存亡壽夭
成定冥初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西征賦曰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哲弗能預觸山之力無
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許慎曰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
陸機弔魏武文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
漏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舊漏晝夜共百刻哀帝有短祚之期故增之至德未能踰上智所
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尚書曰放勛欽明又帝曰湯湯洪水
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記天乙立是為成湯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旱煎沙爛石楚辭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文公寠其尾宣尼絕其
糧傅子曰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謚曰文毛詩曰狼跋其胡載寠其尾毛萇曰寠跆也音致漢書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尼公論語曰在陳絕糧顏回敗
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家語曰顏回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
著名有惡疾韓詩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詩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薛君曰芣苢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發憤而作以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興君子
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崔瑋七蠲曰三王化行夷叔隱巳古史考曰伯夷叔
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修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傅子曰昔仲尼既死

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聖賢且
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馮衍顯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
三閭沈骸於湘渚史記曰子胥自剄死王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投湘
渚以弔屈原揚雄反離騷曰欽弔楚之湘纍兮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纍也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
於郎署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傅誼以謫去意不自得又曰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為郎君山鴻漸鎩羽殺
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東觀
漢記曰桓譚字君山少好學徧治五經光武即位拜議郎給事中上問讖曰吾以讖決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問其故譚復自所非是上怒曰譚非聖無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
血乃得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許慎淮南子注曰鎩羽殘羽也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少有偉才之志明帝以為衍材過其
實抑而不用遂墦壞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莫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近世有
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秀士也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為學博通五經為安成王
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瓛弟璡字子璥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璡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錄署射聲校尉卒官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瓛音境瓛
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

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禮記有儒行篇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范曄後漢
書孔融論曰稟稟焉皜皜焉其與秋霜比質可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苕苕郭璞遊仙詩曰高蹈風塵外皆蹤德於衡門竝馳聲於天
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育德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
宗祀無饗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
質金相英髦秀達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又曰髦俊也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
莫用司馬彪莊子注曰擯棄也馬融論語注曰韞藏也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論衡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曰
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膏塗平原骨塡川谷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喩巴蜀檄曰肝
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此則宰衡之與皁隸容彭之與殤子尚書曰冢宰掌邦治
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又曰彭祖
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之夭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
與敦洽猗頓已見過秦論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終曾參來弔曰何以爲諡其妻曰以康爲諡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
斂傍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諡爲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麋雄顙廣顏色如漆赭垂眼臨鼻長肘而盭股陳侯見而甚悅之

高誘曰愧而有德也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抱朴子曰聖人體天皆得之於自然莊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
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周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老子曰不召而自
來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
微寂寥忽慌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子虛賦曰交錯糾紛鶡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抱朴子曰
詭銳不可以一途驗箏琴不可以膠柱調也鬼谷子曰即欲聞之貴密密之貴微西征賦曰寥廓忽荒文子曰道以無有爲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管子曰視之不見其形聽
之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也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
官以司職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如天王冕旒而執契必因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而或
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
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鑣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沉漬殷紂于酒德矣攻之予
必使汝大戡之孔孔子墨墨翟也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季方皆命世挺生應期特授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
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彭彭越韓韓信周易曰君子豹變禮記曰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鷙蟲猛獸也漢書曰張禹字子

藂書兩字作叢讀
不句讀

文善說論語令禹授太子遷光祿大夫後賜爵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曰桓榮治歐陽尚書授太子爲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衣朱組綬者韻篇曰綬紱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 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概 東京賦曰其梗概如一也 夫靡顏膩理哆噅爲顣子六頞烏割形之異也 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矊些王逸曰靡緻也膩滑也淮南子曰哆噅𧸖虒戚施醜也說文曰哆張口也音侈通俗文曰噅口不正也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魋顏蹙齃 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 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朔許慎曰朝出暮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蛾養生要曰龜鵠壽千百之數 聞言如響智昬菽麥神之辯也 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趨出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左氏傳曰程滑弒厲公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辯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之爲癡者之候也 固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 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左氏傳叔興曰吉凶由人史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吾楚鬪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龍犀日角帝王之表 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 河目龜文公侯之相 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萇弘萇弘語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下匡平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爲太尉 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 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

於地左氏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有大事於群望而期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且陳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 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 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渚渚名也朱宣少昊氏詩含神霧曰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寶生黃帝漢高祖功臣頌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 皆光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 周易曰渙汗其大號渙散也 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 尚書武王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源道者則窅冥之深呂氏春秋曰窅乎冥乎莫知其情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 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 呂氏春秋曰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南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中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爲湖嫗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往視門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以血塗其門明日嫗早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爲湖 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 睢息惟 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 漢書曰項羽長擊漢大戰彭城靈璧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彊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萬衆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也 火炎

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之蘭共盡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傅玄鷹兔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毛萇詩傳曰蕭蒿也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敝三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夏子夏也伊伊尹也顏顏回也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王弼曰庶幾於知幾者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纇高誘曰考不平也纇瑕也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竇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掾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至官而歸卒於家漢書曰相如拜為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而死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若合死霜露其為詬呼豆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漢書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從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淄州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不忍為此態也說文曰詬恥也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嚮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說皇甫嵩曰今將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敝四也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孫子荊陟陽侯詩曰三命皆有極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伊奔告於受孔安國曰受紂也史記曰仲衍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眾明君寡莊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庸君多杜篤弔比干文曰闇王之在上豈忠諫之是謀而蘭猶不同器梟鸞不接翼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化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珣前論曰夫芝蘭之不與茨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鵶同棲天理固然易在暌睽是使渾胡本敦徒本檮桃杌兀踵種武於雲臺之士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檮杌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詔曹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八愷之二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詘其節耕於巖石之下橫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敝五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治亂廢興在於己非

天降命不可得反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戎狄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誅殺為道德以烝報為仁義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爾雅曰上淫曰烝下淫曰報雖大風立於青邱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淮南子曰堯之時猰貐九嬰大風封豕鑿齒修蛇皆為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邱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豕於桑林高誘曰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人害者北狄之地有凶水大風鷙鳥青邱東方封豕大豕桑林湯禱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

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金行謂晉也干寶搜神記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毛詩曰上帝板板又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左帶左衽也尚書曰四夷左衽罔弗咸賴王元長勸給虜書啟曰息沸脣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沸脣也魏志詔曰劉備孫權乘間作禍辯亡論曰電發荊南遂覆瀍洛傾五都東京賦曰泝洛背河左伊右瀍干寶晉紀愍帝詔曰群邪作逆傾盪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高紀詔曰秦徙中縣之人南方三郡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韋昭漢書注曰氓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西京賦曰區宇乂寧種落繁熾充仞神州范曄後漢書曰梁商上表曰匈奴種類繁熾不可殫書子虛賦曰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河圖曰崑崙東南地方千里名曰神州

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淫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汩骨之以人其蔽六也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

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桓範世要論曰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卦中庸在於所習舜禹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喻也廣雅曰絓止也胡卦切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為善習惡為惡是以素絲無恆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者也

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尸子曰子路東鄙之野人孔子教之皆為賢士王隱晉書曰應瞻為太守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楚穆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王縊穆王立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楚之後皆商臣之子孫尚書曰在今後嗣王左氏傳曰衛孔悝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遂劫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也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尚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

徙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君當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置於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畜民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延君命二十一年視之信廣雅曰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殷帝自翦千里來雲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年天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𢶡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時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因此而言則善惡輔德其由影響若以善惡無徵故未洽乎斯義毛萇詩傳曰洽合也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修之于公謂之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封侯傳世又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東海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強而不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若必為仁而無報何故修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為茲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子肩吾問于連叔曰大有徑廷不近人情司馬彪曰徑廷激過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此釋聖人之言顯晦難測也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此釋不同之所由也積善餘慶立教也

鳳凰不至言命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徐幹中論曰北海孫翱言積善餘慶顏氏於窮路耳論語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子曰矣夫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毛萇詩傳曰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莊子曰蟪蛄不知春秋也且荊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所雨珪璧斯罄左氏傳曰有雲如眾赤烏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毛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毛詩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勛華已見上文說文曰獷不可附也古猛切莊子曰伯夷叔齊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釋君子所以自強也毛詩鄭風也鄭玄箋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家語孔子曰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儛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鶴啄君稻粱國語曰芻豢幾何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長楊賦曰憎閑鄭衛幼眇之聲阮籍詠懷詩曰北里多奇舞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

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莊子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慼莊子曰予惡乎知悅生之或非邪予惡乎知惡死之或是邪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尸子曰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楚辭曰冬有大夏王逸曰夏大屋也毛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土室編蓬已見非有先生論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禮記孔子曰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不慼慼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司馬遷為太史公故曰史公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曰或問董相李軌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文選卷五十五

論下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并序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劍閣銘一首

陸佐公石闕銘一首并序

文中子見此論曰惜乎譽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爲知人矣其旨可謂深遠然他日又謂門人曰五交三釁劉峻亦知言哉益雲雨反覆雖賢者亦難以情恕理遣也噫

新刻漏銘一首 并序

誄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楊荊州誄一首 并序

楊仲武誄一首 并序

論下

廣絕交論 劉璠梁典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布帔練裙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劉孝標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 此假言也爲是爲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爲侍御史感俗澆薄慕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

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 欲明交道不可絕故陳四事以喻之毛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鄭玄曰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雕虎已見思玄賦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

故絪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 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鳥鳴相召星流電激以相從言感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辨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耀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

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 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永逝也漢書曰王陽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唯夫子知我也

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 齒 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 心和琴瑟則言香蘭茝道合膠漆則志順塤篪言和順之甚也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好和琴瑟鬱郁香也楚辭曰蘭茝幽而獨芳蕭該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爲之言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曰婉孌董公塤篪已見鸚鵡賦

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 聖賢以良朋之道故美[illegible]而傳之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墨子曰琢之盤盂銘于鐘鼎傳于後世玉牒已見上

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 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也伯牙及雅引已見上文

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 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爲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日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悅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

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必范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修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誠欲效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為嗚嗚哉

駱驛縱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 絡繹縱橫不絕也烟霏雨散眾多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絡繹各有所趣陸機列仙賦曰騰烟霧之霏霏劇秦美新曰霧集而散莊子曰巧歷不能得而況凡乎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

而朱益州汨彝敘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鸇嬔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道而絕之故以為疑也尚書曰彝倫攸敘又曰聖有謨訓爾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昵絕交遊鷹鸇豺虎貪殘而無親也黔首已見過秦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爾雅曰媲妃也尚書曰惟人萬物之靈杜欽圖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豺虎楊賦曰蒙切惑焉

主人听 魚謹 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雁雲飛 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金醨則甚言交絕今以絕交為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不知變響張羅者不覩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亡是公听然而笑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于楚臨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王曰不可天時有燥濕絃有緩急徽柱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楚大沮澤已見蜀都賦吳都賦曰雲飛水宿

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 言聖人懷明道而闡風化如龍蠖之驤屈蓋從道之汙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鏡雒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于持方朱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化為侯王蠖屈已見潘正叔贈王元貺詩禮記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

日月聯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 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衰亂也王者設教從道汙隆太平則明亹亹微妙之弘致道衰則顯棣華權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也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嚮時之義此猶得玄珠于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于蓍龜王弼曰亹亹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陰陽相薄為雷激而為電論語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于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莊子曰黃帝遊于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罔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而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睿聖也

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 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戚處樂同驩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

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良朋款誠終始若一故寄通神于心府之下遺迹相忘于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于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莊子曰魚相忘于江湖人相

忘于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雖取相忘之義也不輕其音已見辨命論莊子曰天寒旣至霜雪旣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素雅素也萬古一遇離逢之甚也逮叔
世民訛狙詐飈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羽毛之
輕趨錐刀之末上門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毛詩曰民之訛言鄭玄曰訛僞也漢書曰狙詐之兵音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答賓戲
曰游說之徒風飈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凡人之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
惑葛龔集曰襲以毛羽之身藏邛山之阸左氏傳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
駭廣雅曰蚩蚩亂也崔寔正論曰秦時稽衣塞路百姓鳥驚無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
角言其略有五術焉爾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我不術辭君曰術法也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董賢
石顯已見西京賦權猶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字伯卓爲大將軍專擅威柄凶恣日積竇憲已見范曄宦者論雕刻百工鑪捶朱靡萬物吐漱
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熛灼雕刻鑪捶喻造物也復載天地刻雕
衆形而不爲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忘其智皆在鑪捶之間李頤莊子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范曄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爾雅曰聳懼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曰
彷彿風塵用垂顏聲毛萇詩傳曰疊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任勢也熛灼四方震燿都鄙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
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蔡伯喈郭林宗碑曰于時緋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

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馬似游魚高門已見辨命論范曄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
如流水馬如龍也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
沈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鄒陽上書曰見情素墮肝膽李順詩曰焦沸枯肝曲腸裂膈鄒陽上書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
王道哉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
里閈而鳴鐘陶朱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裒貲至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
蜀嚴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揚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況爲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家爲金穴連騎鳴鐘已見西京賦應劭漢書
注曰里門曰閈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
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爲門過
秦論曰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
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以爲然留之今臣棄逐於秦出關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邀求也潘岳哀辭曰望歸賓見鳧藻踴躍張衡羽獵賦曰輕
車颯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遵子曰君厲鴈鶩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啄君稻粱說文曰斝玉爵也史記淳于髡曰親有嚴客持酒于前時賜餘瀝銜恩
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士

龍爲顧彥先贈婦詩曰銜恩非望始遇謂以恩相接也秦嘉婦詩曰何用敘我心惟思致欵誠禮記曰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推誠蔑實功標松竹左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

漢書曰高祖拜陸賈爲大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費賈以此遊公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藉甚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里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有道不應林宗雖善人倫不爲危言覈論東國洛陽也

加以顩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

解嘲曰蔡澤頷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驪牛三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爲三兼與別也曰馬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形與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抵掌馮衍與鄧禹書曰衍以爲寫神輸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爲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也

敘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

毛萇詩傳曰燠煖也郁與燠古字通也寒谷已見顏延年秋胡詩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猶急也張升反論語曰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書曰任其飛沈與時抑揚莊子曰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周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駔子朗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

弱冠已見辨亡論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爲群在於綺襦紈袴之間論衡曰大能該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遒好也應璩釋賓曰子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駔壯馬也張敞集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尾乃騰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南子曰馮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鴻於碣石也

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恒性。

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莊子曰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相呴以沫憂合也相忘江湖驩離也

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

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

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

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于吳子胥請以爲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鄉者乎毛詩谷風曰將恐將懼寘予于懷

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

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囂塵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之交左氏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苫蓋

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否蒲几，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言宰嚭由伍員濯溉而榮顯嚭既貴而著員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翼耳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溉說文曰濯浣也毛萇詩傳曰溉灌也在於貧賤類子泥滓之好爵同於濯溉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員楚王誅員父奢子胥往吳闔廬既立得志以子胥爲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之孫亡奔吳亦以嚭爲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奔吳吳王闔廬問伍子胥曰帛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曰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犁否因懼出奔聞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爲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既立以伯嚭爲太宰吳敗越子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和

將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旣與子胥有隙因讒子胥王乃使賜子胥屬鏤之劒乃自剄左氏傳曰哀公會吳槖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嚭或作帛否或作太宰嚭字雖不同其人一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斿如父子攜手遯秦拊翼俱起

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

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爲馳騖之所廣雅淮南子曰澆天下之淳許愼曰澆薄也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鄭衆考工注曰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篚纖纊說文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纊以候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魏志崔琰曰龐統所謂龍翰鳳翼習鑿齒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曾參史魚也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若蘭芬也葛龔薦鄭彥文曰雪白冰折皦然曜世

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

王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類於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縑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炫燿黼黻華蟲學士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以司馬長卿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

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

游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太冲詠史詩曰視之若埃塵稽含司馬誄曰命危朝露身輕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司馬彪曰梗土之梗梗也漢書項羽曰歲饑人貧卒食半菽

若衡重錙銖纖微彯撇匹滅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

侯瑾筝賦曰徽風彯撇氣輕浮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少昊氏有子謂諸庸回伏讒蒐慝杜預曰謂共工也蒐隱慝惡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杜預曰謂驩兜也南荊謂楚也演連珠曰南荊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蹻爲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睢盱跋扈東陵盜跖也已見任昉王儉集序東京賦曰巨猾間釁譎其略切

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媚亦導其誠

說文曰逶迤邪行去也史記曰穰侯笑謂嫂何前踞而後恭嫂逶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爲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痔邪金膏已見江賦漢書曰繇王閩侯亦遺江都王建犀甲翠羽鄭玄毛詩箋曰將助也楚辭曰如脂如韋王逸曰柔弱曲也

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

禮記曰苞苴簞笥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裹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張張安世霍霍光也答賓戲曰銖思毫芒之內

凡斯五交義同賈古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

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鄭衆周禮注曰鬻賣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誤爲桓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

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後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飜覆迅若波瀾

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說文曰襲因也說苑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坐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應璩樂府

詩曰休咎相乘躡蹶覆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
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言貪利情同諭詐殊道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
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漢書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爲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爲九卿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而翟
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莊子曰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盈門及
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梁傳曰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因此五交
是生三釁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
五色以辨白黑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也難固易攜讐訟所聚二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名陷饕餮
貞介所羞三釁也饕餮已見上漢書贊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
之速尤毛萇詩傳曰梗病也又曰速召也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
哉有旨哉有梁之初淳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尚浮華故叙叔世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歎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
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禮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檟也楚荊也夏與檟古今字也昌言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孫綽子曰莊多奇言孤沘得宗因象
得珠旨哉言乎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漢書上以書敕責楊僕曰
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左氏傳曰晉悼公卽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跱俊邁聯橫許郭
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遒麗方駕已見西京賦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琰謂司馬朗子之弟聰斷
英跱裵松之按跱或作特竊謂英特爲是辨亡論曰或將遒衡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
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爲大司農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
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盱衡已見魏都賦扼腕已見蜀都賦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
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
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爲歲坐客恒滿
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西都賦曰冠蓋如雲漢書曰郡國輻
湊浮食者多解嘲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軿比轂塡接街陌說文曰軿車前衣車後爲輜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轊車軸端范曄後漢書孔融
曰座上客恒滿鄭玄禮記注曰閫閾皆門限也闕里孔子所居也升堂入隩已見孔融薦禰衡表范曄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至於顧
盻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彰組雲臺者摩肩趍走丹墀者疊跡
戰國策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而立于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汧明說春申

君曰夫驥服鹽車上大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今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湔拔僕也湔拔瀚拂音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辯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人肩相摩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吳都賦曰躍馬疊跡

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思羊左之徽烈

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李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爲語也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爲死友聞楚王賢往仕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幷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徽烈

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

東粵謂新安昉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瞑目東粵楚辭曰歸骸舊邦莫誰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繐帳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一兩綿漬酒日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家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昇米飯白茅藉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動輪謂范式也已見上文

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

諸孤昉子也劉璠梁典曰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學墜其家業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蔣子萬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瘴氣之南梁典不言昉子遠之交阯今言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

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

此謂到溉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旣假以吹噓各登淸貴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悠然不相存贍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托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饑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爲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子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

嗚呼世路險巇

巇許宜

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

楚辭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巇王逸曰險巇猶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

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

耿介之士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曹植應詔詩曰弭節長騖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辭曰高山崔巍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范曄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汙楚辭曰吸精氣而吐雰濁兮說文曰雰亦氣字

連珠

傅玄敍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潘按揚用修云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韓子即韓非子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辭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之體兆於韓非任昉文章緣起謂連珠始于揚雄非也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宵者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爲川谷以通其氣也字書曰沖虛也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夫五行四時佐天地萬物者也然水火相戕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暑絲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效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皆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鏗鏘之合韻善曰左氏傳公鉏然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于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夫錙銖之行懸千斤之重徑尺之鏡照尋丈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善曰勝或爲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曰稱亦勝也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由衡危鏡凶哲人所以爲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力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善曰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效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之邱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有亡殷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與非天地特爲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爲貴爾雅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賁于邱園束帛戔戔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受命

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言末代闇主崇神棄賢故俊乂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于是遣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寵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祖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也又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爲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廣雅曰軌迹也陵夷巳見上文

臣聞靈輝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治百姓無匱於心言以至道內被萬物取而咸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覯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含音也善曰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許慎曰灑猶洗也

臣聞頓綱探淵不能招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盼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古之隱人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能詳孰是又傅說築於傅巖而精通武丁言巢許實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爲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爲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已不甘祿位洗耳不受辭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令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爲堯所讓也以爲汚乃臨池水而洗耳譏周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其山恬澹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既以巢箕爲許由洗耳爲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眡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鑑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覩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應人至神應物爲樂不假鐘鼓之音爲禮不待玉帛之惠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美女之影不惑荒淫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念在茲也善曰冶容已見陸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嬙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槃桓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晷影之候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之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此章言賢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爲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縈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察明時以取寵善曰劉云縈曲之絃謂絃被縈曲而不申者也言縈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俟明時以效績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尸子曰繞梁之絃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爲傷義是弗聽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爲時窮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是以凌飈之羽不求反風耀夜之目不思倒日鳶鵲能飛不假風力鵂鶹夜見豈藉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淮南子曰鵂鶹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邱山言殊性也鶹音休蚤音爪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夫黜尸以明諫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可謂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爲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穆公爲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薦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絶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言讒人在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喩利眼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而屢歎喩朗玉蒙垢而掩輝善曰論衡曰日月猶人有目託乎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鮑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爲故壞其眼目以行譴人乎尸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絶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香以燔質而發芳絃以特絶而流響喩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效節而名彰也善曰上林賦曰酷烈芳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修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終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效固如斯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爲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爲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幷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師孔子聞之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三分其地故曰三晉歷氏從後通言耳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此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閥乎婁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爲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

韻曲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子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于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迹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此言為事非虛立功亦貴故三章設而漢隆空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緹縈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宰子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 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不以貴賤革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瞍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塗其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善曰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鑒鏡屬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齍謂以明水滫滌粢盛黍稷烜音燬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荊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睡此其義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曰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呂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圉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恆存動神之化已滅 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

倪惠以堅白爲辭故其辨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流存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善曰字書曰爇火燭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

臣聞託闇藏形不爲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日月發輝既彰而捕影欲藏形而託暗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或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善曰鄧析子曰藏形匿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日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儷其精重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捕取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意世加甚焉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 四凶邪亂政亦猶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穆穆楚戮費鄢而王道治也善曰尚書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爾雅曰劭美也二臣費無極與鄢將師也已見李蕭遠運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爲美色以悅目爲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北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之賢矣善曰揚雄答客難曰工聲調於比耳吳越春秋曰越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飾以羅縠教以容步三年學服而獻於吳

陶靖節時運詩序偶影獨遊欣慨交心本此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 下愚之性非假物所移聖賢俗係時非克己能正是以放勛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善曰答賓戲曰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檢謂定檢不爛漫也此言晷景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測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龐萌魏武失之張邈善曰趙岐孟子章句曰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心逆性命之指者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兼質不能共其休 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也故殊其用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循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臣聞遯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 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蒿全故曰勝曰愈所以烈士貞女棄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遯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
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搖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
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其樂矣豈復思時雍桓撥之治哉善曰身蔭既足故無
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之曰鯤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
曰子路為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歎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
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墉屋甚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
不偷也至其庭甚閒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璋北山移文尚書堯典曰黎
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桓撥謂殷也毛詩曰玄王桓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為宓子賤
但子賤為政雖則有聞
以邑對姓恐非文體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碔砆匿
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運若時來則賢明易與數逢堯季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
而仲尼逐也善曰飛轡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轡也頓猶舍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
也廣雅曰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矇瞍奏功薛君曰無眸子曰矇有眸子而無見曰瞍
大戴禮云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鄒
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碔砆類玉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傃天
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寸管黃鍾九寸候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也以

夏至日立八尺之表於陽城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
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
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按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
鄭玄禮記注曰傃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
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
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己應
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
對物有恒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立同感至斯應是以滯有之與懷器道難
得而核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終必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入
形貌清明以待人
形形見則見之

臣聞柷敔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疏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
治必宜其通圖物恒審其會夫道尚環中理貴符會希發而節樂者擊柷敔之功也一契而御衆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疏遲也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
乎物者不求備於人言為政之道恕已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與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嘗
試也孔安國尚書傳
曰誅猶責之甚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猶亦鷦鷯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閻沒女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逵蜀都賦曰巨鼇冠山陵魚吞舟吸波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

臣聞銜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善曰楚辭曰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曰衝隧也言及遇隧風大波涌起楚詞曰使江水兮安流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爾雅曰漂激也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聾聵也洞疾貌也楚詞曰夏屋廣大沙堂秀[illegible]云風謂蛇曰折大木飛大屋[illegible]也何則牽乎動則靜凝言舟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凝也善曰屋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凝止也自定之貌也係乎靜則動貞言屋係乎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善曰舟雖動而為靜之所係則動止而為靜也周易曰貞正也然此文勢與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此謂物無常性惟化所移故水本驚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値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不搖蕩流靜則安流為水及風說也悔當為誨曾曾參史史魚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履少原之婦哭其亡簪言人居窮則志隆處達則恩輕是以楚君弛纓激三軍之撓俗少原流慟誚輕薄之頹風善曰賈子曰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亡其踦屨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踦屨哉吾悲與之偕出而不與之偕返於是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向者刈蓍薪而亡吾蓍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飆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暗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商風漂蕩本無興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及之也

臣聞烟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烟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棄性逐欲遂令身死國家為墟故微子覩麥秀而悲殷周大夫見禾黍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侈則國亂二王皆棄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或者以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烏栖雲而繳

飛魚藏淵而網沈貴鼓密而含響朗笛疏而吐音 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汚隆用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已譬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沉其網也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鼖貴與鼖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疏通也遠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迹之哀 性命之道合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利喪身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棄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輕於生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善曰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爲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川自投謂北人無擇也已見桓溫薦譙元彥表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賾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五絃琴也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象五行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此言令人尋本而棄末也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疏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修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 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疏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近于密也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曰晷日景也愼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覩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遂不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善曰淮南子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寒地拆水凝火弗爲衰其勢暴也見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爲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爲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卽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論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已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金爲火所流海爲寒所凝此理開而力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數塞而威窮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凋此堅實之性天雖損無害也雞善伺晨

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也善曰莊子曰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曰晨風陵雨然後知夏屋帡幪李軌曰陵雨暴雨也帡莫經切幪莫公切

文選卷五十六

箴

女史箴 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張茂先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 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周易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 散氣流形既陶既甄 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 在帝庖犧肇經天人 周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爰始夫婦以及君臣 周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家道以正王猷有倫 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毛詩曰王猷允塞猷與猶古字通 婦德尚柔含章貞吉 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妻道也又曰含章貞吉以時發也 婉嫕淑慎正位居室 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爲人婉嫕有節操服虔曰嫕音翳曹大家列女傳注婉柔和嫕深邃也毛詩曰淑慎爾止周易曰女正位乎內 施衿結褵虔恭中饋 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父母之誡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之幃也褵與縭古字通也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 肅慎爾儀式瞻清懿 毛詩曰敬慎威儀又曰各敬爾儀 樊姬感莊不食鮮禽 衛女矯桓耳忘和音 志厲義

高而二主易心列女傳曰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玄熊攀檻馮媛趍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圈鬭獸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歎以此倍敬重焉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妾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長楊賦曰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周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毛詩曰彼月而微鄭玄曰謂不明也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蔡邕女誡曰夫心猶首面一旦不修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修善則邪惡入之人咸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惑矣家語孔子曰容不可不飾也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周易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徐幹中論曰苟失其心同衾爲遠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無恃爾貴隆隆者墜揚雄解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毛詩序曰小星惠及下也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周易曰無攸遂王弼曰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也比心螽斯則繁爾類毛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韋昭曰畀褻黷其類也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入宮寵少衰而女弟絕幸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也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文子老子曰天道極則反盈則損日月是也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列子曰楊朱過宋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冶容求好君子所讎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漢書曰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職汝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太公金匱師尚父謂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乎如履薄冰湯之居人上翼翼乎懼不敢息靖恭自思榮顯所期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女史司箴致告庶姬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之

銘

封燕然山銘并序

范曄後漢書曰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竇憲遣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爲副大破單于出塞三千餘里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

避高宗諱故曰訓

按此書文不知見於何書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爲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帝以爲己子即位改年曰永元又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爲皇后竇憲稍遷侍中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寅亮聖皇登翼王室尚書曰五孤寅亮天地弼予一人登翼謂登用輔翼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于朔方范曄後漢書曰耿秉字伯初爲執金吾與竇憲北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臧僖伯曰三年而治兵杜預曰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毛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泰誓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毛詩曰整我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范曄後漢書曰南單于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屯屠何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將計并北庭上言願發國中諸部胡會虜地竇太后從之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孫吳兵法曰有華有蓋謂之武剛車者先驅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奮電鞭驂雷輜勒以八陣蒞以威神雜兵書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鴈行陣玄甲耀日朱旗絳天漢書曰發屬玄甲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遂凌高闕下雞鹿漢書曰遣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臣瓚曰山名也范曄後漢書曰竇憲與南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經磧鹵絕大漠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漢書曰衛青復將六軍絕漠臣瓚曰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爲單于者也其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左傳曰不以釁鼓

冒頓對高老上對文非荀下語

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范曄後漢書曰竇憲將軍鄧鴻與後諸軍皆會涿邪山又曰南單于上言北單于創刈南兵遁逃遠去依安侯河西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漢書曰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頓冒頓以鳴鏑射殺頭曼遂自立爲單于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蘢音龍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又文紀曰匈奴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也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漢書揚雄上疏曰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刊石謂立銘也鑠王師兮征荒裔毛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勦凶虐兮截海外毛詩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說文曰碣立石也碣與嵑同熙帝載兮振萬世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座右銘

崔子玉 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茂才為汲令遷濟北相疾卒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戰國策唐雎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 世譽不足慕唯人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心而後動其心而後動呂氏春秋曰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也 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 越絕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 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 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晏子春秋仲尼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 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強河上公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 論語曰子路行行如也鄭玄曰行行剛強貌 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 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老子曰知足不辱 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劍閣銘

張孟陽 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 揚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州毛萇詩傳曰巖巖積石貌也 遠屬荊衡近綴岷嶓 尚書曰荊及衡陽惟荊州孔安國曰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也尚書曰岷嶓既藝孔安國曰岷山嶓冢皆山名也 南通邛僰北達褒斜 漢書音義服虔曰邛蜀郡西部也僰夷名也梁州記曰萬石城泝漢上七里有褒斜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 狹過彭碣高踰嵩華 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闕號曰彭門孔安國尚書注曰碣石海畔山也 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 酈元水經注曰小劍戍北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門 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 閉由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鍾會之伐蜀雖在魏朝政由晉王故歸功於晉也 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 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曰秦中持戟百萬齊得十二此所謂東西秦也 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 陳琳為曹洪與魏文帝書曰一人揮戟萬人不得進廣雅曰趑趄難行也 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齊有琅邪之饒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也 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屬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 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武侯曰善 自古迄今天命匪易 尚書曰爾亦知天命不易 憑阻作昏鮮不敗績 左氏傳曰凡師大崩曰敗績杜預曰喪其功績也 公孫

興實在德二句當書在洞庭孟門下

既滅劉氏銜璧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爲導江卒正假稱蜀郡太守自立爲天子漢使吳漢伐之述死吳漢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主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輿櫬自縛詣壘門左氏傳曰楚子圍許僖公面縛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范曄後漢書陳忠上疏曰覆車之軌其跡不遠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石闕銘并序

陸佐公劉璠梁典曰陸倕字佐公吳郡人少篤學善屬文起家議曹從事遷太子中舍人後仕至太常卿詔使爲撰刻石闕二銘冠絕當世賜以束帛朝野榮之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尚書帝曰舜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又帝曰禹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時不渝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改俗尚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惎克明峻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干戈之道雖殊而用賢愛人之義則一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周多矣舜以曰徒受堯禪文王百里爲西伯武王襲文王皆有因緣力易爲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也乃時也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粟西都賦曰天啓之心人惎之謀尚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左傳鄭子駟曰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吳均

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子高宗崩太子即位左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尚書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眾叛親離跼地無歸瞻烏靡託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爲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五行尚書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而禔萬福我皇梁武帝也是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焉長楊賦曰高祖順斗極運天關欒汁圖曰鉤陳后宮也服虔漢書音義曰紫宮外鉤陳星毛萇詩傳曰翼敬也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禔福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謂舉義旗以伐齊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陽已酉機京師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尚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割荊州之襄陽爲雍州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龍趨楊修許昌宮賦曰睢睆低佪天行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命旅誓衆也登壇祭天也杜篤論都賦曰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尚書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爲烏其色赤鄭玄曰以魚燔于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尚書曰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曰英雄響附窮駒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諸侯于會稽之野防風氏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光御之以行域外既周南經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

死焉哀之乃罷其夘瘵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穿胸人去會稽萬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陸士衡賦序曰援旗並衆奮于阡陌之上趙充國頌曰請奮其旅于罕之羌漢書陳餘說陳涉曰將軍被堅執銳以誅暴秦楚詞曰矢之墜兮士爭先**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楚詞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曰夏首水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凶渠泥首**毛詩曰帝赫斯怒爰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兵軍識令曰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為一通尚書曰殲厥渠魁張温表曰臨去武昌無得泥首闕下**弘舸連軸巨艦接艫鐵馬千羣朱旗萬里**吳都賦曰弘舸連軸巨艦接艫鐵馬鐵甲之馬范曄後漢書公孫瓚與子書曰屬五千鐵騎于北闕之中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曰胡馬千羣朱旗已見上文**折簡而禽盧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威懷巴黔底定**魏略曰王陵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陵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當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盧廬江九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淮論廬九之間流溺兵死者十而七八焉漢書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尚書曰震澤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籓籬戰同枯朽**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禮過秦論曰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書贊曰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華戎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鄭玄周禮注曰兵車革輅也左氏傳曰凡師過信為次尚書曰王至于商郊牧野左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冢事又淮南王上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霧散**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尚書中候曰天乙在亳夏桀迷惑諸鄰國襁負歸湯帝王世紀曰商容及殷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漢書曰張敞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年計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隩既宅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狎至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而尊嚴之度不替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班固漢書贊曰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李康運命論曰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冤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運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梁典曰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張齊殺東昏於含德殿其夜以黃紬裹首縋而下尚書曰獨夫受洪惟作威鍾士季檄蜀文曰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乃焚其綺席棄彼寶**

衣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爲席衣以綾紈者三千人又曰武王伐紂蒙寶衣投火而死帝王世紀曰王命歸璇
臺之珠玉說苑曰武王大敗殷入上堂見玉曰誰之玉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於諸侯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
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新序劉向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四海賓服者
誠德之至也孝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流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又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漢書曰德配天地明並日月於是
仰叶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敘之圖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靈之旣交錯
同瑞劉琨勸進表曰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尚書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春秋元命苞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圖赤如綈狀龍沒圖在揚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出龍馬雒
書貢龜類帝禋宗光有神器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又曰
禋于六宗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禮記曰升中于天而鳳凰降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陛下之所服也布教都
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周易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袁淑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闕班政甸衛東觀漢記段
熲上疏曰先零東羌討之難破降爲上策戰爲下計周禮曰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一曰刑平國用中典也南服綏耳西羈反舌劒騎穹
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杜篤論都賦曰連緩耳瑣雕題呂氏春秋曰蠻夷反舌皆服德厚也高誘曰東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
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也漢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爲室兮旃爲牆杜篤論都賦曰同穴裘褐之域共穿鼻

歛之國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慕南龍鄣河西
無警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西北國張騫鑿空蘇林曰鑿空開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爲秦攘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
居胥山匈奴遠逃而漠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詔狄山曰使居一障間蒼頡篇曰障小城也漢書音文公擴戎狄居於河西間同音銀謝承後漢書曰祝良爲梁州刺史歷年無警於
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柔遠能邇鹽鐵論曰
以賢人爲兵聖人爲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周禮曰保氏掌諫王
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樂鄭玄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尚書曰修五禮孔安國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置博
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欵關之學如市漢書曰武帝初置五
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興稱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續漢書曰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遂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由余欵關請見三輔黃圖
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買賣號槐市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
無文之典咸秩漢書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圜丘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尚書曰秦穆公曰如有一
介臣又曰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班固漢書贊曰公孫
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禮記曰儒有砥礪廉隅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乂安方面靜

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漢書曰呼韓邪單于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漢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準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令通孝經句奴遣伊秩訾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乂寧思和求中方面四方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孫楚客主言曰晉王聖明方面割地長楊賦曰休力役賈逵國語注曰阜厚也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史記曰高祖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疏曰事過典故孔安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翦截浮辭尚書曰允執厥中以爲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左氏傳曰司鐸火季桓子命藏書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周書曰文王至自商太姒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間化爲松柏北荒明月西極流精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其角一正東有墉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海岳東立河庭紫貝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爲宮闕楚詞曰魚鱗屋兮黃堂紫貝闕兮珠宮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蒼龍玄武之製銅爵鐵鳳之工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薛綜西京賦注曰圓闕上作鐵鳳凰令張兩翼舉頭敷尾或以聽窮省寃或以布化懸法李尤闕銘曰悉心聽省無寃躬寃布化懸法已見上文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尚書王曰表正萬邦

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桓子新論曰昔周公光崇周道澤被四表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漢書曰浸弱微滅也韓詩曰周道威夷也謝之丹陽記曰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彧墓二闕高壯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峰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良似闕沈約宋書曰孝武太明七年博望梁山立雙闕乃命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魚列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周禮曰或審曲面勢明中諸四時昏明各有中星也尚書考靈耀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鄭玄曰晝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蟻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卻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又曰匠人建國求地中置槷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槷古文臬假借字也周禮曰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西都賓曰樹中天之華闕封冠山之朱堂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天紀星紀也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之次也漢書曰太簇位在於寅正月也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趣以表敬觀而知法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喪亂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築懸法無所今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鐫石爲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公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物覩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周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西京賦曰圓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徐幹七喻曰豐屋蔽夏崇闕百重作範垂訓赫矣壯乎

郄正釋譏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爰命下臣式銘盤石其辭曰惟帝建國
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此言建國立都不恒一所故洛涘岐梁咸爲帝宅也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周周成王也尚書
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洛誥蔡邕祖餞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漢漢高祖也西京賦曰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居因業盛文以化光
爰有象闕是惟舊章帝王所居因功業而後盛禮文之德由政化而益光也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
法無闕藏書弗紀言帝作南遷王綱弛紊懸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預晉書王導上言曰迴青蓋以反上京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蓋黃旗
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臧榮緒晉書曰孫氏無闕大晉南都亦不暇立門闕遂廢矣藏書則懸法也斂而藏之見下句大人造
物能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起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爲人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
九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偉哉復戛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
連翠微王逸楚詞注曰復戛高貌也何晏論語注曰巍巍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宮觀之多者也蜀都賦曰鬱菸氤以翠微布教方顯浹日初
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布教已見上文周禮曰正月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斂之懸書則懸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
文耳鬱崛魚物重軒穹隆反宇形從翬飛棟鵷趨浮柱甘泉賦曰洪臺崛其獨出西都賓曰重軒三階穹隆見下
句西京賦曰反宇業業何楨許都賦曰景福鬱枕以雲起飛棟鳥企而翾翥甘泉賦曰枕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色法上圓製模下矩周
望原隰俯臨煙雨上圓天也下矩地也蘇欽建章鳳闕賦曰上規圓以穹隆下矩地而繩直望原隰臨煙雨言其高也前賓四會却
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王逸楚詞注曰賓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駝二枚在官之南四會道頭鄭玄禮記注曰却返也東京賦曰復
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却背也若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
觀永配無疆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盤石鬱崛重軒穹隆色法上圓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
潘逖古歌銅雀詞云長安城西雙圓闕上有一雙銅雀宿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今銅雀識鳳之工句李注所引遺一宿字遂不可讀且考諸樂府俱云古詞注獨繫以魏文豈以銅
雀臺而誤屬耶

新刻漏銘并序

陸佐公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敕員外郎祖暅治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爲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
刻以考中星昏明星焉

夫自天觀象晷日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準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
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晷暉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爲昏日出前漏三刻爲明周易曰君子以治曆明時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挈
壺命氏遠哉義用周禮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壺盛水器也挈壺水以爲漏也揆景測辰儆叫官戒井守

川水火分茲日夜揆景測辰謂晝夜漏也微宮謂微巡其宮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柝周禮曰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也鄭玄曰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漢書孟陬殄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為孟陬歷紀廢絕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為失方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伯符行衛士周廬擊木柝傳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史令霍融上言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筭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暦密也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玉陸機孫綽皆有漏刻銘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新序固琅曰未產江漢玉產崑山弘度遵篇承天乖言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詔付外詳之有司奏承天歷術合施行奇在方冊無彰器用左氏傳臧僖伯曰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也屑彼春華同夫海棗春華言其文麗海棗譬其無實答賓戲曰摛藻如春華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赤水水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捐其布破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不實公曰吾佯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佯對也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左氏傳曰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敢問伯父作範垂訓已見上文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蕭子雲東宮雜記曰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宮漏銘云咸和七年會稽山陰令魏丕造即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積水違方導流乖則陸機刻漏賦曰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筐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淮南子曰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歲躔閼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歲在戊曰閼茂禮記曰季春之月律中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業類補天功均柱地列子曰昔女媧氏煉五色之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也河海夷晏風雲律呂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傍夷晏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者聞存有好道之君我王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材而請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坐朝晏罷每旦晨興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喻其意晏朝晏罷以告制兵者也尚書大傳曰帝猶反側晨興闢四門來仁賢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周禮曰雞人掌大祭祀夜呼旦以叫百官集云雞人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左氏傳張耀曰火中寒暑乃退鄭玄毛詩箋曰火星中寒暑退陸機漏刻賦曰寤蟋蟀之棲月識金水之相攝時乖啟閉箭異錙銖左氏傳曰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爰命日官草創新器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 周易曰仰則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史記曰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
望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 則下地四參以天一 言壺用金而漏用水也漢書曰天以一生水地以
得四生金也 建武遺鐫咸和餘舛 司馬彪續漢書霍融曰四分施於建武咸和漏刻即上翹不所造也 金筒方員之制
飛流吐納之規 金則壺也而形方筒則引水者而形員孫綽漏刻銘曰乃制妙器挈壺氏詮累筒三階積水成川陸機漏刻銘曰口納胸吐水無滯咽 變
律改經一皆懲葦 蔡邕律歷志曰凡律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也 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
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 陸機集志議曰考正三辰審其所司
是謂天紀綱也測表候陰謂土圭也 不謬圭撮無乖黍累 漢書曰大推曆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
之始也四圭曰撮十黍一累十累一銖 又可以校運算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 漢書曰造漢太初律治曆者方士唐
都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曆也 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疏密 爾雅曰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
寧四氣和爲通正漢書曰史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曆漢興張蒼用顓頊曆比於六曆疏闊中最爲微近又曰淳于陵渠覆太初曆晦朔弦望皆最密也 永世貽則傳
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得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且昭德
記功載在銘典 周禮栗氏爲量其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七略曰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爲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爲誡法或於鼎

銘曰銘蔡邕銘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典 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 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造化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讖曰君子上達與天
合符 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 周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勳倍楹席事百巾机
蔡邕銘論曰武王踐祚咨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雜銘又曰黃帝有巾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 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 郭象莊子
注曰不可多謝堯舜而推之爲兄也蔡邕銘論曰昔召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於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於齊其功銘於昆吾之野西都賓序曰有陋洛邑之議 金字不
傳銀書未勒者哉 崔玄山瀨鄉記曰老子母碑老子把持仙籙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善援惡劉人本觀書賦曰玉牒石記銀書金字煥矣不窮邈乎昭備 乃
詔小臣爲其銘曰一暑一寒有明有晦 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莊子曰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也 神
道無跡天工罕代 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道其來無跡其去無方尚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乃置挈壺是惟熙
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概 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夜分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概高誘曰角平斗桶權概皆令均等也 世道交喪禮
術銷亡 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毛詩序曰衞宣公時禮義消亡 遽遷水火爭倒衣裳 水火已見上文毛詩曰東方未
明顛倒衣裳 挈刁弗汲聚木乖方 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衞孟康曰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擊持行夜周禮挈壺氏曰凡軍事縣壺
以序聚欜鄭玄曰謂擊欜兩木相敲行夜持也 爰究爰度時惟我皇 毛詩曰惟彼四國爰究爰度 方壺外汲圓流內
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 陸機漏刻賦曰擬洪殺於編鐘順卑高而爲級 靈虬承注陰蟲吐噏 孫綽漏刻銘曰

靈虯吐注陰蟲承寫倏往忽來鬼出神入呂氏春秋曰倏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淮南子曰並應無窮鬼出神入微若抽繭遊

如激電陸機漏刻賦曰形微獨繭之絲逝若垂天之電耳不轍音眼無留盼銅史司刻金徒抱箭

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蓋上又鑄金銅僊人居左壺為胥徒居右壺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履薄非兢臨深罔戰授受

靡愆登降弗爽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中黃門持五夜相傳授雞田賦曰挈壺掌升降之節惟精惟一

可法可象尚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月不知來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周易

曰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曰若合符契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合昏暮卷蓂莢晨生

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槿也葉晨舒而昏合田休子曰堯為天子蓂莢生于庭為帝成歷也伺辨天意猶測地精詩氾歷樞曰靈臺參天意況我

神造通幽洞靈陸機漏刻賦曰來象神造猶鬼之變配皇等極為世作程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為法程高誘曰程度也曹

植列女傳頌曰尚君貴禮來世作程

誄上

王仲宣誄并序

曹子建

氏所謂[illegible]儀之出也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哲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誰謂不痛早世即冥范曄後漢書桓帝詔曰遭家不造先帝早世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存亡分流夭遂同期莊子曰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者遂於命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毛詩曰先民有作何用誄德表之素旗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旗旗識之揚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旐何以贈終哀以送之孝經曰哀以送之遂

作誄曰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史記曰魏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也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史記曰公高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滅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應劭風俗記曰魏儀縣魏之都也魏滅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子孫稱王是為惠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詞曰伊伯庸之末胄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矇漢書曰陽九厄日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典引曰蓄炎上之烈精蔡邕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矇謂遭王莽之亂也說文曰矇不明也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世祖謂光武皇帝也公羊傳曰

非仲宣其誰當之

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 三台樹位履道是鍾 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岳在天為三能台能同周易曰履道坦坦 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為光為龍 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于天下順帝時為太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魏志曰粲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萇曰龍寵也 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 尚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又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 魏志曰粲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 入管機密朝政以治 張衡四愁詩序曰久處機密 出臨朔岱庶績咸熙 粲父無傳其官未詳尚書曰庶績咸熙 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宜強記洽聞幽讚微言 孔叢子萇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論語讖曰子夏六十人共撰仲尼微言也 文若春華思若涌泉 春華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朱勃訴馬援冤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 發言可詠下筆成篇 魏志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 何道不洽何藝不閑棊局逞巧博弈惟賢 魏志曰粲觀人圍棊局壞粲為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較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 皇家不造京室隕顛 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宰臣專制帝用西遷 宰臣董卓也帝獻帝也魏志曰董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 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 魏志曰粲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左氏春秋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注曰羈寄也旅客也崔琰七蠲曰翻然鳳舉軒爾龍騰毛詩曰蠢爾蠻荆 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 盛弘之荆州記曰襄陽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誄云振冠南嶽濯纓清川集本清或為消誤也 潛處蓬室不干勢權 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也 我公奮鉞耀威南楚 我公魏太祖也 荆人或違陳戎講武 禮記曰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 君乃義發算我師旅 魏志曰劉表卒粲勸表子琮令降太祖 高尚霸功投身帝宇 傅幹後漢王命敘曰世祖撥亂復帝宇 斯言既發謀夫是與 斯言謂琮降也毛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是與伊何饗我明德投戈編鄀若稽顙漢北 漢書南郡有編鄀縣 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 魏志曰太祖辟粲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漢舊儀曰列侯黃金龜鈕又曰金印紫綬 勳則伊何勞謙靡已 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憂世忘家殊略卓峙 史記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 乃署祭酒與君行止 魏志曰後遷軍謀祭酒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算無遺策畫無失理 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東觀漢記徐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 我王建國百司儁乂 周禮曰惟王建國尚書曰俊乂在官 君以顯舉秉機省闥戴蟬珥貂朱衣皓帶 魏志曰魏國建拜粲侍中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也 入侍帷幄出擁華蓋 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 榮曜當世芳風晻藹 漢書曰韋玄成繼父相位封侯榮當世焉禰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 嗟彼東

夷東夷謂吳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徂君侍
華轂輝輝王塗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蔡邕劉寬碑曰統艾三事以清王塗思榮懷附望彼
來威言仲宣思念寵榮志在懷附異類望彼吳國畏威而來也漢書曰王尊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也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
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尚書曰病日臻既彌留翩翩孤嗣
號慟崩摧蔡邕袁成碑曰呱呱孤嗣含哀長慟發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
楚詞曰登山長望中心悲怨彼青青泣如頽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棲嗚呼哀
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丹青二色名言不渝也好和琴瑟分過友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曰矧
伊人矣不求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
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保乾圖曰利害同門吉凶異
域此驩之人孰先隕越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隕越於下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
生存亡數度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數存亡有象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
素列子泰素者質之始也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

西京賦曰美往昔之喬松要羨門乎天路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輀迴軌白驥悲鳴說文曰輀喪車也李陵詩
曰轅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梁商誄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音延
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莊子曰小人徇
財君子徇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楊荊州誄并序

潘安仁

維咸寧元年王隱晉書咸寧武帝年號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
武戴侯滎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楊肇已見懷舊賦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
左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事以和禮記曰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周賴尚父殷
憑太阿太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又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矯矯楊侯晉之爪牙毛詩曰矯矯武臣又曰予王之
爪牙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尚書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
玄首未華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范曄後漢書樊准上疏曰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

哀哉范曄後漢書東海王彊上疏曰銜恨黃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身沒名垂先哲所韙東征賦曰唯令德爲不朽身既沒而名猶存行以號彰德以述美周禮曰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也蔡邕郭有道碑曰德音猶存亦賴之見述也敢託旐旗爰作斯誄旐旗已見上文其辭曰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支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揚侯漢書曰楊雄其先出自有周伯喬者以支庶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喬周何別也揚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奕世丕顯允迪大猷尚書曰公稱丕顯德毛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天厭漢德龍戰未分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伊君祖考方事之殷左氏傳曰鄢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杜預曰殷盛也鳥則擇木臣亦簡君左氏傳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奮躍淵塗跨騰風雲答賓戲曰振拔洿塗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潘岳楊肇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揚偕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毛詩曰纘戎祖考尚書曰若考作室子弗肯堂矧肯構弱冠味道無競惟時桓譚答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毛詩曰無競惟烈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尚書曰克諧以孝蒸蒸乂不格姦多才豐藝強記洽聞尚書周公曰不若旦多才多藝洽聞強記已見上文目聯掌末心筭無垠愼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答賓戲曰研桑心計於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漢書曰陳遵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也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勤若飛紙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作令肇碑曰嘉平初除軹令漢書河內郡有軹縣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肇碑曰肇遷治書侍御史惟此大理國之憲章肇碑曰肇兼統大理之任漢書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君莅其任視民如傷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庶獄明愼刑辟端詳尚書周公曰庶獄庶愼聽參皐呂稱侔于張尚書帝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惟明克允又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漢書曰于定國爲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爲廷尉周亞夫見釋之特議平乃結爲親友由此天下稱之改按農政于彼野王肇碑曰除野王典農中郎將魏略曰典農中郎將秩比二千石漢書河內郡野王縣倉盈庾億國富兵強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強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肇碑曰文后歷數在躬爲晉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漢書華陰守丞嘉上疏曰朱雲兼資文武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肇碑曰五等初建封東武子毛詩曰錫爾士宇[illegible]章青社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毛萇詩傳曰諸侯赤韍韍與紱古今字同魏氏順天聖皇受終魏志曰陳留王奉皇帝璽綬策禪位於晉嗣王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尚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烈烈楊侯實統禁戎肇碑曰皇祖之始典戎武衛司管

厚齋云謂督勤勞當引左氏傳謂督不忘古字督與篤通即微子之命曰篤不忘以督爲篤非也○日篤不忘乃古文尚書恐不可作證據

閶闔清我帝宮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閶闔門漢書曰東平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至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苛慝不作穆如和風國語內史過曰神亦往焉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謂督勤勞班命爾崇鞶碑曰以清宮勤勞進封東武伯說文曰督察也茫茫海岱立化未周毛詩曰洪水茫茫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立化治矣滔滔江漢疆埸分流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也秉文兼武聘惟楊侯既守東莞乃牧荊州漢書琅邪有東莞屬徐州鞶碑曰領東莞相荊州刺史折衝萬里對揚王休鞶碑曰加折衝將軍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聞善若驚疾惡如讎國語楚藍尹亹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潔中正疾惡若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左氏傳倉葛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吳夷凶侈僞帥畏逼將乘釁隙席卷南極班固高紀述乘釁而運席卷三秦纔裹糧盡神謀不忒楊肇伐吳而敗已見辯亡論下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左氏傳曰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負執其咎功讓其力毛詩曰誰敢執其咎亦既旋旆爲法受黜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退守邱塋杜門不出漢書曰王陵杜門不朝請游目典墳縱心儒術邪邪搢紳升堂入室毛詩曰乘彼邪邪封禪書曰雜搢紳先生之略術靡事不咨無疑不質毛萇詩傳曰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漢書曰張竦居貧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位眇道行身窮志逸毛詩曰我位孔賤毛萇傳曰逸樂也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毛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楚辭曰寢疾而日愁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毛詩曰不弔昊天蔡邕楊公誄曰功成化洽景命有順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左氏傳曰楚子囊還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史魚尸諫見上連珠注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朝達厥辭夕隕其命聖王嗟悼寵增衮襚誄德策勳著終定謚鞶碑曰卒薨天子愍焉遣謁者祠以少牢謚曰戴侯漢書曰列侯薨大行奏謚誄策應劭曰賜謚及哀策誄文也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眾屬含悴毛詩曰煢煢在疚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嗚呼哀哉余以頑敝覆露重陰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先主覆露子也韋昭曰潤也仰追先考執友之心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承諱忉怛涕零沾襟楚詞曰泣歔欷而沾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楊仲武誄并序

潘安仁

楊綏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蕭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蕭侯楊暨也戴侯楊肇也並已見上文東武康侯之子也康侯楊潭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密為司空密陵元侯生默默為光祿勳密陵成侯默安適滎陽楊潭潭生仲武成侯或為元侯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元長也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乂夫家而免諸艱難尚書周公曰巫咸保乂王家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曹子建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君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喪廧氏往歲卒於德宮里陸機洛陽記曰德宮里名也喪服周次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也不幸短命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伊子之先奕葉熙